

永别了， 武器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王海颖译



A FAREWELL TO ARMS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反战代表作
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
只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否认战争的荒唐和残酷

永别了， 武器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王海颖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别了, 武器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著; 王海颖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1478-6

I. ①永… II. ①欧…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8527 号

书 名	永别了, 武器
著 者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	王海颖
责任编辑	张恩东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78-6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部 / 1

第二部 / 77

第三部 / 154

第四部 / 223

第五部 / 274

Chapter 1



1

那一年夏末，我们住在乡下的农舍里。村庄隔着河流和平原与对过的群山遥遥相望，浅滩上静卧着大小不一的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既干且白。河水清澈、湍急，流水深处是一泓深邃的蓝。部队从我们屋前的大道上走过，杂沓的脚步扬起一蓬蓬尘土，落在路边的树叶和树干上，蒙上了一层灰。那一年的叶子掉得比往时早，我们看着大道上行军的部队还有飞扬的尘土。清风徐来，吹落了树叶。等到开拔的部队走出视线，大路上除了一片灼眼的白和一地落叶，便什么也没有了。

平原上庄稼遍野，果园林立；远处的群山却鲜有植被，裸呈着暗沉的山体。山里正在交火，到了晚上能看到炮弹出膛时迸出的火光，暮色中就像夏夜里划破天际的闪电。不过那时天气转凉，已全然没有盛夏暴雨来临前的闷热。

黑暗里有时能听到部队从窗下经过，其间还夹杂着牵引机车拖动大炮时发出的声响。夜间的大路上车来人往，成群的骡子背上垂着褡裢，两侧装满了弹药箱，灰色的卡车载着士兵，另有一些

运送物资的车辆则盖着帆布，车速缓慢。白天也有机车拉着枪炮前行，长长的炮管上覆盖着稠密的绿色枝叶，牵引车上也同样遮盖着长满叶子的藤蔓。向北眺望，山谷的对面有一大片栗子林，树林背后隔着河是另一座大山。为了夺下那座山头，部队发起了进攻，不过战事一直呈胶着状态。到了秋天，雨季如期而至，栗子树上的叶子掉得一片不剩，整片林子里就只看到瘦骨嶙峋的枝丫和被雨水浸渍得发黑的树干。葡萄园里同样草木萧疏。举目四顾，整个乡村就仿佛被水浸泡过一样，没有一处不是湿淋淋的。秋天带走了生气，天地失去了颜色，只留下一片阴郁晦暗。河上雾气弥漫，云翳缭绕山间。卡车所经之处泥浆四溅，行军的士兵一身泥斑，斗篷被淋得湿透，手中的来复枪也跟着遭了殃。每个人的腰间挂着两个灰色的皮质弹盒，里面装满了一梭梭细长的六点五毫米口径子弹，这些装备把他们的斗篷撑得鼓鼓囊囊的，乍眼望去，就像一群身怀六甲的孕妇。

几辆灰色汽车从路上飞驰而过，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名军官，还有几人坐在后座上。汽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军用卡车还要多。如果后座上的官员身材矮小，而他又恰巧坐在两人中间，那么也许就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瞥见他的大檐帽和瘦小的背影；如果车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很有可能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①，几乎天天都要亲临现场视察战局——可是局势极为不妙。

入冬后雨便一直下个不停，随之而来的还有霍乱。好在疫情得到了控制，算下来军队里也就死了七千人而已。

①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前，乌迪内是意军的最高指挥部所在地，之后被奥匈帝国占领，直到一战末期才被意大利收复。

第二年，部队接连打了好几场胜仗。他们攻下了山谷对面那座坡上长有一片栗子林的大山，而远在南边平原之外的高地上也是捷报频传。八月，我们渡过河来到了戈里齐亚^①。暂居的住所楼下有一个四周绕墙的花园，园子里砌着一座喷泉，一棵棵大树枝繁叶茂，房子边上还种着一棵紫藤，密密实实的花团相互簇拥，连成一片，恍若紫色的帘幕披挂而下。此时，战斗已经离我们很远，主要在远处的山中进行，而不是近在咫尺的一英里开外。小镇很美，河水在镇子后面潺潺流淌，我们住的地方也十分舒适宜人。部队干净利落地拿下了小镇，可是远处的几座山头却迟迟攻不下来。奥军似乎还打算战后重返故地，因为他们的轰炸并没有要摧毁戈里齐亚的意思，看上去不过是摆个姿态，装装样子罢了，对此，我感到由衷欣慰。生活在这里继续着，路边有医院、咖啡馆，也驻扎着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家面向士兵，另一家专门招待军官。夏天已临近尾声，夜里凉意沁人。远处山中的战斗还在继续。附近的铁路桥梁上布满参差斑驳的弹孔，河边的隧道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这里曾是双方正面交战的地方。广场周围林木葱茏，而通往广场的大道两侧同样绿树成荫。镇子里住着好些姑娘。现在，当国王驱车经过时，偶尔能看到他的脸，细长的脖子，脖子下面是羸弱的身躯，下颌处还有一小撮山羊胡子。有的房屋被炮弹轰去了一整面墙，内部结构猝不及防地暴露在众目

^①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邻近斯洛文尼亚边境，原属奥匈帝国，1916年8月被意军占领，是战略要地。

睽睽之下，炸烂的碎石、砖块有的飞溅到了花园，有的直接砸到了大街上。卡尔索高原^①上的战况十分喜人，相较于去年秋天困守乡间的情形，今年迎接秋天时的心境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托了整个战局转忧为喜的福。

小镇后面的山上原本有一片橡树林，现在已经无迹可寻。我们刚进镇的时候正值夏日，林子里草木蓊郁，满目苍翠，如今却只剩下炸断的树干和焦黑的树桩，地表也被炸得体无完肤。秋末的某一天，我来这片林子的遗址，抬头一看，只见一大团阴云正扑向山巅，它来势迅猛，瞬间黯淡了阳光，四周变得灰突突的。不消片刻，它便占领了整片天空，然后一下子把大山和山上的我们统统卷裹在其中。紧接着，就下雪了。在大风的牵扯下，雪片斜斜地飞舞着，光裸的大地很快被大雪覆盖，只留下残桩断枝突兀地刺向半空。营地的大炮上落满了雪，战壕背后通往厕所的几条小径也已隐没在一片银白之下。

后来，我回到镇上，和朋友在招待军官的妓院里坐下来，两人开了一瓶阿斯蒂^②，一边对饮，一边看着窗外的雪花以压顶之势缓缓飘落。我们心照不宣，今年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河流上游的山头没有得手，河流对面的群山也没有一座能收入囊中，只好等到来年再说了。朋友看到一同搭伙的牧师从街对面走来，半融的雪水把路面搅和得泥泞不堪，牧师的步子迈得格外小心谨慎。朋友敲了敲窗子，牧师循声抬头，见是我们，便冲我们笑了笑。朋友招手唤他进来，牧师却摇摇头，径直走开了。当晚，食堂供应意大利面，我们大快朵颐，吃得津津有味。有人用叉子麻利地卷起面条，盘成紧实的一团，迅速送入口中；也有人接连不断地把面条挑起来，嘴巴凑上前去吸溜进肚。我们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喝着酒。

①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戈里齐亚就位于卡尔索高原之上。

② 指意大利西北部古城阿斯蒂盛产的白葡萄酒。

那是一种以加仑计量的细颈酒瓶，瓶身盖着的干草悬在特制的金属托架上，想倒酒时只要握着酒杯伸出食指把瓶颈顺势往下按，一股殷红透亮、散发着丹宁清香的美酒便汨汨流入杯中。吃完饭，上尉照例开始拿牧师“开涮”。

牧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人很腼腆，动不动就脸红。他和我们一样穿着制服，只不过他那件灰色束腰上衣的左胸口袋上缝着一个深红色天鹅绒质地的十字架。上尉说意大利语的时候特地夹杂了许多荒腔走板的英语单词，据说是为了能让我这个外国佬一字不落地听懂他说的每句话，这番好意实在让人敬谢不敏。

“牧师今天找姑娘去了吧。”上尉说这话时两只眼睛直朝牧师和我身上瞟。牧师笑笑，红着脸一个劲儿地摇头。上尉就喜欢拿他取乐。

“难道我说错了？”上尉问，“可我今天明明看到牧师去找姑娘来着。”

“没有的事。”牧师说。其他军官都饶有兴致地看着好戏上演。

“牧师不找姑娘，”上尉继续说道，“牧师从来不和姑娘们鬼混。”他一边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一边拿起我的酒杯倒满酒。整个过程中他始终盯着我的眼睛看，可余光也一直没有放过牧师。

“咱们的牧师每天晚上要对付五个姑娘。”桌边的军官都笑了起来。“你们懂的，每个晚上都是以一敌五。”他比划了一下，放声大笑。牧师也不介怀，全当是耳旁风，吹过算数。

“教皇希望奥军能打赢这场仗，”少校说，“他就属意弗朗兹·约瑟夫^①，那可是棵摇钱树。我是无神论者。”

“你有没有读过《黑猪》？”中尉问我，“我去给你搞一本，就是

^① 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ph, 1830—1916):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帝,1848年至1916年在位。

这本书颠覆了我的信仰。”

“这书龌龊污秽，罪大恶极，”牧师对我说，“你不会喜欢这种书的。”

“这书很有意思，它会告诉你宗教圈子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尉看着我说，“我保证你会喜欢。”我朝牧师笑笑，他隔着烛光也向我微笑。“别去读。”他说。

“我给你搞一本去。”中尉说。

“有脑子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我连共济会^①也不信。”

“这个我信，”中尉插嘴说，“共济会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有人推门而入，在门一开一合间，我看到屋外依旧雪花飞扬。

“下雪了，就不会再开战了。”我说。

“那是自然，”少校说，“你应该休假，去罗马、那不勒斯，或是西西里……”

“要去就去阿马尔菲^②，”中尉说，“我把我家地址写给你，你就去阿马尔菲，他们一定会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款待。”

“还是去巴勒莫^③好。”

“为什么不去卡普里岛^④呢？”

“我希望你能去阿布鲁齐^⑤看看，在卡布拉卡塔有我的家人。”

① 共济会始现于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当时，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严禁教徒参加共济会。

② 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海岸，历史上曾是主教教廷，之后发展为商业中心。

③ 位于西西里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的首府。

④ 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小岛，景色宜人，被誉为“地中海上的明珠”，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⑤ 位于意大利中东部，濒亚得里亚海。

牧师说。

“听听，牧师居然推荐他去阿布鲁齐！那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雪下得比这儿还要大。再说了，他才不会跑那么老远去看乡巴佬种地呢，还是去有名胜古迹的大城市看看吧。”

“他应该找几个像样的女伴，等我给你写几个那不勒斯的地址，那儿多的是漂亮妞，当然了，还有片刻不离宝贝女儿的妈妈门。哈！哈！哈！”上尉摊开手掌，就像玩手影戏一样竖起大拇指，其他手指伸向一方。墙上果真映出了手影。他又操着“英式”意大利语开了口：“你走的时候是这样的，”说着他指了指大拇指，“回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他又碰了碰小指头。所有人都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

“来，你们看，”上尉说着再次摊开手掌。烛光把手掌的影子打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给每根手指按上了头衔名号：“大拇指是少尉，食指是中尉，中指是上尉，无名指是少校，小指头是中校。也就是说你走的时候是少尉，回来时就变成了中校了。”大伙笑得前俯后仰，可见上尉的手影戏玩得有多成功。他看着牧师说：“牧师每天晚上都是以一敌五哟！”刚消停下来的笑声再次轰然响起。

“你应该立时三刻休假。”少校说。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顺便给你当个导游。”中尉说。

“别忘了带台留声机回来。”

“还有歌剧唱片。”

“要卡鲁索^①的。”

“千万别！卡鲁索只会扯着嗓子乱喊一气。”

① 卡鲁索(Kalusuo Enrico Caruso, 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一生共出演过64部歌剧，饰唱过67个角色，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歌唱节目录制成唱片的歌唱家。

“那你倒是像他一样喊一嗓子给我听听。”

“你抬什么杠！有意思吗？他只会喊，我就说他只会喊，怎么着吧！”

“我还是希望你能去阿布鲁齐，”就在其他人忙着你争我吵时，牧师开口对我说，“那是个打猎的好地方，你一定会喜欢上当地人，天气虽然寒冷，但胜在空气清新干爽，你可以住在我家，我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猎手。”

“我说，都散了吧，”上尉说，“咱们还得去妓院逛逛，去晚了就关门了。”

“晚安。”我向牧师道别。

“晚安。”他说。

3

当我休完假回到前线，部队依然驻扎在小镇上。停放在乡间的炮车数量有增无减。春天来了，田间地头绿意盎然，葡萄藤上爆开了星星点点的嫩芽，路边的树木也抽出了新叶，海上^①的和风拂面而来。我看着小镇，看着小镇背后的山丘，还有山上矗立的古堡。远处群山环绕，原本深褐色的山坡上如今已经披上了一层轻薄的绿纱。镇里的大炮也比以前多了，路边新建了几家医院。走在路上能看见英国人，有时还能遇见几个英国女人。镇子里又有几栋房屋被炮弹击中。天气暖暖的，正是春天该有的样子。我走在树影婆娑的巷子里，阳光照在墙上，然后又反射到我身上，浑身暖洋洋的。我发现我们还是住在之前那栋房子里，看上去就和

① 指位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之间的亚得里亚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

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房门敞开着，一个士兵正坐在屋外的长凳上晒太阳，门边停着一辆救护车。我走进去，闻到一股大理石地板特有的味道，而医院里的气味也紧随而至。除了季节变换，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我朝大房间看了一眼，少校正坐在桌前办公，窗子开着，阳光照进来。他并没有看到我，而我也不知道是该径直走进去报到还是先上楼梳洗整理一下。最后我还是决定先去楼上。

我和里纳尔迪中尉合住的屋子正对着楼下的庭院，窗户大开，我的床上铺着毯子，私人物品挂在墙上，防毒面具收在一个椭圆形的锡盒里，钢盔也依然挂在原来的那颗钉子上。床脚处摆放着我那口扁扁的箱子，上面搁着冬天穿的皮靴，有人替我上了鞋油把它们擦得油光锃亮。那把奥地利狙击步枪挂在两张床中间的墙壁上，八角形的枪管泛着一层幽蓝，枪托是由漂亮的黑核桃木制成，十分贴合面颊，和枪配套的望远镜应该就锁在皮箱里。里纳尔迪中尉正躺在另一张床上睡觉，我进屋时的动静惊扰了他，他一下子坐起来。

“啊呀，你回来啦！”他说，“假期过得怎么样？”

“好得没话说。”

我们握了握手，他搂住我的脖子吻了吻我的脸颊。

“不好意思。”我为身上的尘土道歉。

“你可真够脏的，”他说，“快去洗洗。你都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快给我从实招来，不许漏掉一个细节。”

“哪儿都去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焦万尼、墨西拿^①、陶尔米纳^②……”

“我的天，你是在报火车时刻表吗？快说说有没有什么艳

①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岸的港口城市。

②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小城镇。

遇？”

“当然有了。”

“在哪儿遇上的？”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给我打住，我可不想听流水账，拣最精彩的讲。”

“好吧，在米兰。”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是你到的第一站。你们是在哪儿遇上的，是不是在科瓦^①？后来你们去了哪儿，你觉得怎样？别藏着掖着，快点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床上折腾一整夜？”

“没错。”

“其实说起来也没啥好稀奇的，我们这儿现在多的是漂亮姑娘，她们都是第一次来前线。”

“真的这样？”

“你不信？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开开眼。镇子上来了好些英国女孩，她们中有一个叫巴克利小姐的，我和她好上了，待会儿我就带你去看她，说不定我会和她结婚。”

“等我洗一洗，报完到再说。对了，我怎么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很清闲的样子，没事可忙了吗？”

“打你走了以后，基本上就没碰上什么重病号了，来的也就是些小伤小病，像冻伤、冻疮、黄疸、淋病、自个儿弄的伤口、肺炎、硬性下疳和软性下疳什么的。每个礼拜倒是会送来几个被碎石砸伤的伤员，有些伤得还真不轻。听说下个礼拜又要打起来了，没准是真的，他们都这么说。你倒是说说我该不该和巴克利小姐结婚？当然，我是说战争结束后。”

“当然要结了。”我一边随口应付他，一边往盆里倒满水。

① 著名的意大利餐厅，始建于1817年，位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附近。

“先放你一马，晚上我再好好审你旅途中的那些事，”里纳尔迪说，“现在，我得再睡个回笼觉，养足了精神才好去见我的巴克利小姐。”

我脱掉外套、衬衫，就着盆里的冷水洗了一下。我一边拿毛巾搓身，一边环视屋内，又望了望窗外，然后看着合眼躺在床上休息的里纳尔迪。他老家在阿马尔菲，和我年纪差不多，长得一表人才。他很喜欢外科医生这份工作，我和他关系很好。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里纳尔迪忽然睁开了眼睛。

“你有钱吗？”

“有啊。”

“借我五十里拉。”

我擦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外套内衬口袋里掏出皮夹。里纳尔迪伸手接过钞票，也没起身，把钱对折了一下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他笑着说道：“我得在巴克利小姐面前摆摆阔。没啥可说的，你是我最好的哥们，也是我强大的经济后盾。”

我回了一句：“滚一边去。”

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坐在牧师身边，得知我没去阿布鲁齐，牧师很失望，一脸受伤的表情。他特意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会去，家里人也都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郁闷了，心里的难过一点儿也不亚于他。我也觉得奇怪，自己怎么就没有去阿布鲁齐呢？一开始我确实想去的，可后来接连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最终没能去成。我费了些口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当牧师知道我想去的初衷后，也就释然了。我喝了很多酒，后来又接连灌了几杯咖啡和斯特拉格酒^①，微醺薄醉中我对他说，我们总是做不了真正想做的事，却身不由己地做着原本不想做的事。

① 意大利产的金黄色甜酒，带有橘子清香。

边上的人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争论不休,我们也不多理会,自顾自地聊着天。我本来是想去阿布鲁齐的,但最终还是没能踏上那片地面冻得如同铁块般坚硬的土地,那儿的天气晴好寒冷,空气干爽清冽,雪花干得如同粉末,雪地上随处可见野兔留下的踪迹。农户见到生人都会脱帽行礼,恭敬地称呼一声“老爷”,而且那儿还是个打猎的好去处。我没能去成阿布鲁齐,却一头钻进了烟熏雾绕的咖啡馆,灌了一肚子酒后回到旅馆,发现整间房间在眼前不停地打转,我不得不死死盯着墙壁才能止住要命的晕眩感。夜里我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恍惚中想着人生一世大抵也不过如此,然后又带着莫名其妙的亢奋猛然醒来,看着枕边人却想不起来她姓甚名谁。黑暗中,整个世界沦为虚幻,因为这份虚幻让人太过兴奋,所以到了下一个晚上又重新坠入迷雾,误以为人生的意义就只在这一瞬间,我不再关心在意任何人、任何事,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也有突然在乎的时候,清晨醒来,惊觉昨夜醉酒后的激情欢愉已荡然无存,尖锐、冰冷、无情的现实变得如此清晰,直逼面门,甚至还会跟床伴计较起价钱来,为了一夜欢好的费用没谈拢而吵得不可开交。当然了,也有充满柔情蜜意的时刻,于是一同享用早餐和午餐。有时候心里着实烦闷,只有冲到大街上才觉得畅快,更多的时候则是另一个白天连接着夜晚。我很想说说晚上发生的事情,也很想说说白天和黑夜的不同;我还想告诉牧师如果白天不是特别清爽冷冽的话,那还是夜晚更美好的原因。可是当时我却说不清楚,就像现在,我也一样说不明白。如果你有相似的经历,一定会懂。牧师没有这样的遭际,但他相信我确实想去阿布鲁齐,只是阴差阳错没有去成。我们依然是朋友,彼此间有许多相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差异和分歧。他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还有些事在他告诉我的时候似乎明白了,可转眼又被我抛到脑后。起先,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才慢慢回味过来。我们坐在食堂里,饭已经吃

完，身边的争论却还在继续。我们不再说话，这时，上尉吼了一嗓子：“牧师不开心，没有漂亮姑娘，他觉得不得劲。”

“我很开心。”牧师说。

“不开心。牧师希望奥军打胜仗。”上尉说。其他人停下来，静静地听着。牧师摇了摇头。

“没有这回事。”他说。

“牧师不希望我们进攻，难道你心里不是暗暗希望我们永远就这样按兵不动？”

“我从没有这么想过。如果开战，我们应该攻过去。”

“必须进攻，应该进攻！”

牧师点头。

“好了，适可而止吧，”少校发话说，“别再捉弄他了，他是个老实人。”

“也是，进不进攻的也不是由他说了算。”上尉打了个哈欠。我们站起来，各自散去。

4

早上，我被隔壁花园里响起的枪炮声惊醒，一睁眼看到阳光从窗户倾泻而入，便起身走到窗前向外望去。院子里的碎石小径湿漉漉的，草地上缀满了露珠。炮声一共响了两次，每一次都伴随着一股狂风般的气流席卷而来，窗棂被震得直摇，睡衣的前襟一个劲儿地拍打着胸膛。我没有看到炮弹飞过的路径，但很明显是从我们的头顶上方飞过的。炮队离住处只有几步之遥总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好在他们的炮弹口径都不大。就在我往楼下花园张望的时候，路上传来卡车发动的声响，我穿上衣服，到楼下